

外国军事文学译丛



伤 假

〔苏〕维·康德拉季耶夫 著
严永兴 译

WAIGUO
JUNSHI WENXUE
YICONG

伤 假

〔苏〕维·康德拉季耶夫 著
严永兴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В. Кондратьев
ОТПУСК ПО РАНЕНИЮ
本书根据《Знамя》1980 №12译出

• 外国军事文学译丛 •

伤 假

(苏)维·康德拉季耶夫

严永兴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5 $\frac{1}{16}$ ·插页2·字数98,000

1984年11月第1版·198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9,000

书号10137·101 定价0.61元

沃洛季卡中尉吃力地爬上电车的后车厢，车上的乘客都急忙退向一边，他明白这是什么缘故，因此对那些乘客大为恼火。

总算不错，还有个妇女站起身给他让座。

“请坐，军人同志……”可是他却用呆滞的目光看了她一眼，使她不禁一哆嗦，低声说道：“天哪，还这么年轻。”

是的，象他这副模样的军人在莫斯科确是很少见的——直接从前线上下来，挂着彩，疲惫不堪，穿着弹孔累累、血迹斑斑的军棉衣，脚上的高腰靴露着窟窿、满是污泥……大家全都看着沃洛季卡，满含同情地看着他。几个女乘客眼泪汪汪的，不过这反倒使他生气——有什么好伤心的？我又不是死了。大概，你们以为战争就是你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那些脸蛋刮得光光的、系着领带的男人更叫他生气。

当他往让出的位子上坐下时，邻座明显地朝一边挪了挪身子，这更增添了他的愤懑，确实，他是够脏的了……他就这样坐着，咬着嘴唇，不看旁人一眼，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是他愿意这样回到莫斯科的吗？于是，他猛地揭开衣襟，微微露出挂在军服上的一枚崭新的英勇奖章，来

吧，好好瞧瞧！要不然，你们只看到肮脏和鲜血，却看不到他受到的奖赏！他使劲站起身，穿过车厢，朝一个手提公文包、系着领带、经过精心修饰、穿得笔挺的男人撞了一下。

他两眼死死地盯着车窗，看着那些他所熟悉的莫斯科的街道怎样在他身边飞快地掠过，可是他始终不能真正地相信，这就是莫斯科的街道，他还活着，并且正在回家……

只是当电车在他该下车的那个站停下时，而且几乎就停在他的家门口，他的心才震颤了一下。就是说，这是真的！他回到了家！一切都过去了……

他跳下车，但没有奔跑，没有因为幸福而失去理智，相反，他甚至停下了脚步，端详起家乡的街道来。只有当他见到自己家的房子——完整无损、只是比以前更加破旧些，蒙着尘土的窗户看来已经很久没有擦拭，大门旁的瓷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剥落——他才深深地吸了口气，再把它吐尽，并且觉得，他在尔热夫城下那可怕的日日夜夜里所经受的难以想象的极度紧张，也随着这口气一吐而尽了。

他奔跑起来，一边哼哼着，不知是哽咽还是呻吟。当他站在三楼自己单元的门前时，已经不再是那个无所畏惧、殊死战斗的沃洛季卡中尉，不再是那个不只一次率领人们冲锋陷阵的步兵连长：那时，他那对圆瞪的、狂怒的眼睛不仅使普通战士，而且也使那些有着十年军龄的老兵们感到畏惧。如今站着的却是一个备尝痛苦、极度不安的孩子，对他来说，尔热夫城下所经受过的一切是相当艰难

的，不管他当时怎样克制自己，怎样装出一副什么也不怕的样子……

* * *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听到不知从哪儿传来的母亲的声音，并且在自己那粗糙的、一星期没有刮过胡子的脸上，感到了她的泪水。“你活着！还活着！”她喃喃地说，并不是先拥抱他，而是先摸遍了他的全身，仿佛竭力想证实，这确实是他，确实是他的儿子。

“活着，妈妈……只是很脏。”沃洛季卡最后终于有了回答的力量，并且轻轻地离开了母亲的怀抱，当时他感到她的手指正抚摸到自己棉衣上的一个地方，那里一块块的血迹已经发硬。

他离开母亲身边，开始脱棉衣。

“我帮你脱。”她着忙起来。

“不，不……我自己来。”他把一条胳膊从三角巾中抽出来，脱下棉衣，“把它放在哪儿？”

“我去把它放到小贮藏室里。”母亲伸出了双手。

“我自己来，妈妈。”他急忙从她那儿拽过棉衣，走出了屋子。

等他回来后，她问：

“你伤得很重吗？”

“不重。”但这个回答并没有使她感到高兴。不知为什么她忽然难过起来，小声地说：

“就是说，你待不长？”

“是的，妈妈，也许待不长……”他坐到沙发上，开始打量起屋子来，这时母亲才注意到他的奖章。

“授给你奖章了！为了什么？”

“为了战争，妈妈。”他十分冷淡地回答。

“我懂……可是你得到它总得有个原因吧。”

“我们那里所有的人都该得……只是已经没有可给的人了。”

“为什么？”她不安地问，可是，当沃洛季卡只是耸了耸肩作为回答，并且现出阴郁的神色时，她明白了。

沉默片刻后，他沙哑地说：

“妈妈，我们有伏特加吗？”

“没有，沃洛佳。不过我现在去问问邻居，也许在谁的家里还能找到些，他们不会拒绝我的……”

随后，当母亲点燃了浴室中的澡水速热器，他已跳进滚烫的水中时，还在为自己不可思议地从一个空间急速地来到另一个空间而惊愕不已。一个星期前，他还在被炮弹炸得乱七八糟的前沿，在那里，莫斯科，家，对他来说是那么遥远，那么可望而不可及，甚至使人感到它们仿佛根本就不存在。而现在，这儿是家，是他的屋子和母亲，母亲正在叫他去吃饭，而桌子上是煮熟的土豆、一片片黑面包、一瓶伏特加，还有……一罐油浸熏西鲱鱼。

桌上这些难得的食品甚至使他大吃一惊。

“看来，你们吃得并不坏。”他忽然冒出了这么一句。

“不，沃洛佳，非常差……荞麦米吃完了，只得上黑市买土豆，可它要九十卢布一公斤。我不得不卖掉了银勺子。而鲱鱼还是战前存下的。”

“妈妈，”沃洛季卡在军服的口袋里掏着，“这是钱。不少，三份中尉的工资。”

“这有多少？”

“很多。大约两千卢布。”

“谢谢，沃洛佳。我把它放在小桌上……不过，这完全不象你所想的那么顶用。”

“两千还不顶用？”他感到惊奇。

“是的。你坐下，沃洛佳。”

他坐了下来，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当他一口气把酒喝干，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时，母亲吃惊得目瞪口呆。接着，他开始慢慢地吃了起来，非常慢，就象他们在前线吃饭时那样。

“沃洛佳，你那对眼睛非常奇怪。”母亲说，忐忑不安地端详着他的脸，显然是在寻觅三年来儿子身上所发生的变化。

“我可是才喝了一点儿。”他耸耸肩。

“你带着这么一对眼睛回来了……它们显得那么疲劳，还含着一种空虚。这种空虚的目光，使我害怕……为什么你什么也不说？”

“说什么，妈妈？一句话，这是战争……”他还是继续慢吞吞地嚼着每一片面包，于是母亲猜着了几分。

“你们吃不饱？”

“不……一切正常。只是用叉子吃饭有点儿可笑。”他微微笑了笑，这是他回家后的第一个微笑。

母子俩再也不说话，长久地沉默着，而沃洛佳不断地感到母亲那不安的、探询的目光在注视着他。可是现在他能对她说些什么呢？他甚至还未曾想好，什么可以对母亲说，什么不能对母亲说，因此他又斟了半杯酒，一饮而尽，默默地咀嚼着下酒菜。

“妈妈，伙伴们怎么样？就是那些中学里的和大院里的伙伴们？”最后他问。

“各奔东西了，沃洛佳……我听说，你的同班同学加林被打死了，八号的柳芭也牺牲了。”

“柳芭？她怎么也上了前线？”

“她是自愿去的……”母亲看了他一眼，接着说：“你当初是怎么去的？……”

沃洛季卡不回答，两眼死盯着盘子。

“这使我很痛苦，沃洛佳。当知道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是一回事。但当我想到，这一切也许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就又是另一回事了。你干嘛不说话？”

“这是命运，妈妈。”沃洛季卡没有立即回答。

“你写过申请书？……”

“战争一开始，我们都写过。可是，这不起作用……并不起什么作用……”沃洛季卡看得出来，母亲并不相信他的话，但是，他又不能对她说实话。

过了一会，母亲畏怯地问：

“你，也许，想见见尤莉娅？”

“不，……暂时不。”他迟疑地回答。

“战争刚开始，她几乎天天上我这儿来。我们一起等你的信，一起读……依我看，沃洛佳，她这么久没有给你写信，并没有了不起的事情。只是发一下愚蠢的小孩子脾气罢了。她还完全是个小女孩。你们该见见面，而你……你得原谅她。”母亲说着，看来，她对此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尤莉娅能帮助儿子清醒过来。

“原谅什么？”沃洛季卡冷淡地问。

“哦……她好久没给你写信。”母亲有点不知所措。

“这算不了什么，妈妈。”他摆了摆手。

“不对，你好象对这点感到很难过？！”

“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事？现在这一切……”

母亲又重新专注地看着他——现在她对儿子并不了解，也不理解。他已变成了另一个人。

“谢尔盖在哪儿？”

“谢廖扎^①在莫斯科。他在芬兰战争中受伤后，有了免军役证……我非常感激他，沃洛佳。在他的帮助下我才能在家里干点针线活。你看，我在缝制红军的衬衣，得到了工人的配给证。在这之前，我有整整一个月都找不到

① 谢廖扎，谢尔盖的小名。——译注

活干。我们的出版社疏散了，可我沒走。一直在想……也许你会突然遇到一个什么机会回到莫斯科来……”

沃洛季卡起身走到沙发旁。

“我想躺一会儿，妈妈……”

“是的，是的，当然，你是该休息了。”她着忙起来，放好了枕头。

“暂时我谁也不想见，妈妈。对尤莉卡^①也一样。”他打了个呵欠，在沙发上直挺挺地躺了下来。

* * *

不过，当天他就见到了尤莉卡，确切地说，是在晚上。她到的时候，他刚睡醒，听到两下门铃声，他就知道，这是尤莉卡。他点了支烟，并不起床，而是紧张地盯着房门。他听到她的鞋后跟怎样在过道上笃笃地响着，她怎样向母亲问好，她的脚步声怎样离他的屋子越来越近。就这样……

尤莉卡轻快地跑进屋子，见到沃洛季卡，吓得哎哟一声，往后跳去，并把双手举起来拍了一下，接着便愣住了。她的眼中既沒有惊讶、也沒有欢悅，而是一种绝望。

他故意不急着想从沙发上起来，只是开始使劲套上母亲已经替他洗刷干净的厚油布高筒靴，现在那双靴子看上去已经不那么寒碜了。然后他又故意慢慢地踱着方步，朝尤

^① 尤莉卡，尤莉娅的昵称。——译注

莉卡走去，站在了她的面前。

“沃洛季卡……是你？天哪，这样要把人吓死的。你妈妈什么也没说……你什么时候到的？”

“早晨。”

“你负伤了？哦，得了枚奖章！我知道，你打仗一定很勇敢……天哪，我尽说些什么哟……待好久吗？”

“进来。既然来了，就别在门口站着。”

尤莉卡变了。不，她没长高，也没发胖。只是那条可笑的、不象样的小辮子不见了，现在她留了一个男孩子那样的短发，嘴唇稍稍抹了点口红，还有一对严肃的、十分严肃的眼睛。

“我这就进来……”她说，但是依然站在房门口，“天哪，我做了件什么样的蠢事啊！你要待好久吗？”

“不知道……进来。”

尤莉卡犹犹豫豫地走到他跟前，停了下来，仿佛在等待着什么，而沃洛季卡却只是向她伸出了一只手，并且很不礼貌地说：

“坐吧。说说当我在军校里摸爬滚打，并且在等待着你的来信时，你都在干什么？”

“沃洛佳，这以后再……这不是主要的。我要给你看一本黑皮本子，那上面全写着，而你……你会明白的。这是一桩蠢事，沃洛佳，一桩可怕的蠢事……”

“什么才不算蠢事？”他皱着眉头问。

“现在我不能……你会把我杀了的。”

“我又不是奥赛罗。”沃洛季卡冷笑了一下。

“可惜，是呵……”尤莉卡从手提包里掏出香烟、火柴，点了一支烟。

“这算怎么回事？扔了！”他几乎喊起来。

“我抽烟，沃洛佳。早就抽了，战争一开始就抽了。”

“扔了！”尤莉卡猛吸了一口，接着把烟卷搁在了烟灰缸上。“战争开始后，你还学会了些什么？”

“别的没什么……”

“那是伏特加……也许，你也学会了？”

“没有，不过你给我倒点儿，我该让自己清醒清醒了……”

“真拿你没办法。”沃洛季卡说，摇摇头，从酒柜里取出一只高脚杯，斟上酒。

尤莉卡一饮而尽，变得那么严肃，使沃洛季卡不禁警觉起来。

“我必须告诉你……只是不知该从哪里说起。不过，你应当理解我，并且……原谅我。”

“说吧！”他迫不及待地、用命令的口吻说。

“明天十二点我必须……上兵役委员会……带着东西……”

“什么鬼兵役委员会！”他大声吼叫起来。“你难道糊涂了？干出这么件蠢事！”

“我并不知道你要回来……我想同你一起……在前线。”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并且坐到了沙发上。

“糊涂虫！你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儿！你是姑娘家！明白吗？”

“我想经受你所经受的一切……”

沃洛季卡的母亲走了进来。

“妈妈，你想想，她干了件什么事？明天就去参军！”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尤莉卡？沃洛佳回来了，可您……您却要离开……而且根本……”

“我怎么知道他要回来？我想，也许我们会在前线见面的。”尤莉卡低声说，差点儿哭出来。

“你倒是找了个幽会的好地方！哼，真聪明……”沃洛季卡怒冲冲地扔掉烟卷，大步地在屋子里走了起来，高筒靴咯吱咯吱地着响。

“冷静些，沃洛佳。”母亲说。

“我很冷静。让她走吧，如果……”

“沃洛佳……”母亲责备地打断他。

“我不是玛伊卡^①！我并不打算去谈情说爱！我是去打仗！”尤莉卡大叫起来，已经真的嚎啕大哭了。

“打仗！你知道什么叫打仗！真想狠狠揍你一顿！”沃洛季卡勃然大怒。

“沃洛佳……”母亲制住他。

“你让人多么操心，沃洛佳。”尤莉卡流着眼泪喃喃地说，“我妈总说，你是个难以照看的孩子。”

① 玛伊卡，也是他们的同校同学，善卖风情，下文要提到。——译注

“孩子！我现在是个男子汉！懂吗，男子汉！我这几个月经历的事情，你一百年也见不着。你看看我，看看！”他走到她跟前站住。

尤莉卡抬起眼睛，大概，只是现在她才看清沃洛季卡变得多么厉害，他瘦了，眼睛上两道黑圈，目光中现出极度的疲惫和空虚。她小声说：

“告诉我，那边怎么啦？你这对眼睛……天哪，为什么你不做声？”她凝视着他，突然用双手捂住脸，低声说，“不知为什么，我开始觉得害怕。明天我不想上兵役委员会去了。”

沃洛季卡撇撇嘴，他十分可怜尤莉卡，可他还是说：

“明天我甚至不会去给你送行。”

“别再折磨我了……我们总共只剩下一个晚上了。你去吧……”

※

※

※

沃洛季卡还是去了。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他已经在尤莉卡的家里，同她的泪痕满面的母亲说了会话，又想方设法地安慰她那惘然若失、倍加伤心的父亲。当然，这位父亲并不知道她是自愿参军的，只是无望地反复嘟囔着：

“仗打成了这个样子……竟让小姑娘也参了军。仗打成了这个样子……”为了给女儿送行，他请了假，可是尤莉卡却坚决声称，只让沃洛季卡一人给她送行。母亲手忙脚乱地替她收拾好的东西，尤莉卡又默默地把它们拿了出来，说是她不需要这些东西。而过一会儿母亲又重新把它们装

进尤莉卡的小箱子里，这只小箱子在沃洛季卡上中学时就经常见到它。

父亲双手颤抖着从酒柜里取出一个打开过的酒瓶，瓶子里还有四分之一公升的酒。他开始斟酒，瓶颈撞着杯沿，叮叮当当，发出细小的悲哀的声音，这声音使大家都心乱如麻。

沃洛季卡看着这临行前的忙乱，看着尤莉卡双亲痛苦的面容，看着他们那悲哀的目光，不知怎么记起了集合在团司令部门前的队伍，那时他们手拿申请书站在队伍里，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兴奋与自豪，充分体会到了自己这一抉择的意义，根本没有想到远方的母亲正在向上帝祈祷，祈求命运能保佑她们的儿子留在远东，让战争远远地离开他们……

这时，尤莉卡的父亲斟完伏特加，用因激动而颤抖不已的手递过酒杯。显然，他已经无力说什么了，只是作了个手势邀请大家在动身前就座。他们在屋子里四散着的椅子上坐下，端起酒杯，默默呷了一口质量很次的伏特加，便站起身来。沃洛季卡提起尤莉卡的箱子，刚走到过道上，她母亲便大声号哭起来，她父亲也终于挤出了几句告别的话……

他们立刻就找到了设在奥斯坦基诺的征兵站，征兵站旁聚集着许多姑娘——有漂亮的、不太漂亮的，个高的、个矮的，瘦的、胖的（胖的并不太多），不过都年轻得不可思议，简直还是些小女孩。她们都穿着旧衣服，因为她们知道，将要发给她们新的军装，而身上的旧衣服会被留下

来。每人手中都提着一只小箱子或是背囊。人人剪着短发，如同尤莉卡一样，只有一个外表庄重、高个子淡黄头发的姑娘，没有舍弃自己那条蓬松秀美、有手臂那么粗的辮子。来给她们送行的只是她们的母亲或弟妹们。

一片令人焦躁的、嘈杂的低语声。母亲们最后在对她们说着什么，作些训示或是临别赠言，姑娘们几乎都低声回答：“是，妈妈……好的，妈妈……自然，妈妈……”

大家都朝沃洛季卡看上一眼——他是送行者中唯一的一个成年男人，而且又是从前线回来的，还裹着伤。这些自作聪明的黄毛丫头顿时对他猜测起来。听到她们说：“八成是刚回来，就赶上送别……小伙子运气真不好……兴许是兄弟？不，不象……”

从征兵站的单层木屋里，走出一个不很年轻的上尉。沃洛季卡把手举到帽沿上向他敬了个礼，他也还了礼。他用疲惫、同情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取出名单。

“呃，姑娘们……得站好队。”他开始说，“现在我叫名字，请大家回答——‘到’。明白吗？”

姑娘们马马虎虎站好队。她们一共是十五个人。

“阿勃拉莫娃·丹娘。”

“到！”

“鲍利沙科娃·齐娜。”

“到！”

他叫完了全部十五个人的名字。十五个人都回答了“到”，只是有的大胆、声音响亮，有的迟疑、声音细小，